

牙醫舞者

■李友中 / 北醫第18屆

日本大學矯正科畢業

*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
to follow the unbearable quest
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*

4月29日在牙科校友總會邀約下回北醫，和牙醫系在學同學聊聊，談談牙醫工作以外的人生。雖然和還不是牙醫的學生談這個似乎有點遙遠，但銀河系也很遠。而且等二十年後再談，恐怕也太遲。但也不是說一定要改變什麼，只是談談牙醫工作以外還有什麼可能性，如此罷了。

當一個牙醫，無論是否出於第一志願，對大多念牙醫系的同學都很難轉圈。從畢業時的生澀慌張，到學會了順手處理各種狀況，就夠一個小牙醫忙的了。一般的情況是，無論自己辛苦摸索，或出國進修，到頭來每個牙醫都會領悟出適合自己的方式。從菜鳥牙醫變成持重的老牙醫。

所以『牙醫工作以外的人生』是什麼？有人以為牙醫工作的人生就是尋求改行的可能性。也許吧，確實有些牙醫以穩定而極小的比率轉型，像楊憲宏、李欣、柯建銘、還有我等一些人。以具體行為回應自己的性格特點，在事業的十字路口選擇不一樣的路。有一些出



名的學長已經轉形成專業佛拉明哥舞者、有的成為文字舞者，有的成為政壇舞者，或成為你可能會認為比牙醫更有趣的行業。

以我而言，我是文字舞者。我的手指在鍵盤上跳躍，我的神情有如鋼琴家，我閉上眼，讓珠玉文字從我的指尖徐徐出現而不斷滑落於筆記電腦螢幕上。我舞動的每一個字都是力與美的表現，每一句都包含動與靜的變化，每一段都是照亮僵化生命的寶石。藉著文字修練，我獲得以別方式從無法得到的滿足。

但我真正想和學弟妹談的其實並不是『改行』。我想說的是，即使固守牙醫工作，別忘了你是個『牙醫舞者』。牙醫舞者，什麼意思？

我想說的是，固然每個牙醫的學習曲線都大同小異，牙醫工作要求的是拘謹不苟，才能達到治療目標。即使如此，拘謹卻並非是覆蓋在其白口罩之後的牙醫的必然宿命。一個牙醫也許可以刻板、保守、封閉、倦怠。但一個牙醫舞者也可以像這樣感情澎湃：

『…男舞者背對觀眾迅速脫下白襯衫，長褲，露出糾結的肌肉。全裸的男性舞者背對著觀眾，在火把前從事原始的跳動。觀眾們響起狂聲叫喊，吹口哨，高聲呼叫，興奮到了高潮點。

象徵火把的玻璃纖維火焰交叉跳動，女舞者把整瓶啤酒灑向人群，人們驚叫著，玩花式調酒的酒保，女舞者恣意擺動的軀體，奔放無忌的節奏。

也許一般人很難想像牙醫如此放浪形骸，怎麼得了？但無論現實如何，誰能阻止我奔放的想像力呢？這才是重點。我認為每一個牙醫的腦裡有可能擺盪著巨大的三角形。一角是畢生盡職牙醫的本分，另一角是追求虛榮和利潤。

但還有一個角落很容易被忽視，是追求夢



與純淨的樂土，而這並不限於特別的人，而是每個牙醫的都可以有的夢想。牙醫舞者在其上自由舞動，做他（她）真正想做的事，不為出名，不為求利，而是完成自我的救贖。牙醫的自我完成與救贖，什麼意思？

牙醫追求工作以外的人生，並非放棄本行轉業才能實現。可能只是在夕陽下一次簡單的散步，在北醫川堂邊的石階靜靜坐三小時，就像川堂椰樹旁的那座黑色羅丹『沈思者』雕像一樣，手支著頰，好好思索一次人生答案。你真正要的是什麼？

順著夢想的呼喚，走向不可知的命運，可能嗎？

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
to follow the unbearable quest
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

每個牙醫的人生都有這樣的三角形。你也許拘謹保守，你也許追求名利，你也許是個唐吉軻德。不管是依照什麼劇本過人生，你都是一個『牙醫舞者』。